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敬軒文集卷十四

明　薛瑄　撰

序

送憲副王士悦之任序

皇上臨御之七年詔廷臣三品以上舉堪任方面者於時王公士悦以御史秩滿待選於吏部在廷之臣合議舉所聞知以名上而王公與焉遂拜浙江按察司憲副

侍御侯君應元洎凡大夫士率先作歌詩以道其行而屬余序余惟浙天下之大藩也東南際海以郡邑列者百十數而列職之勸懲庶政之振舉獄訟之推決皆于臬司乎是仰而憲副實協贊其使挈持其綱紀而整齊之其任之重不言而可知王公以俊拔之資挾有為之才敭歷中外克著能聲遂為大臣之所推舉而膺此顯擢朝命既下輿論攸歸今之往也上為朝廷之所倚任下為列郡之所具瞻所謂激揚百司之廉墨修舉庶政

之大小聽理獄訟之締結皆于公之協贊是賴公宜何如思所報稱哉盖必益端其心益潔其行益平其法以往日敭歴中外已試之才施之於大臬司使東南列郡之民欣欣然樂生趨事咸安於官政之清簡而仰戴聖天子知人任使之宜以謳歌太平之盛治斯不負國家之所選擢矣

送張鵬遠歸瀘陽序

瀘陽張鵬遠來省其兄鵬舉於京師將歸其友人户部

主事王君治合凡交遊徵文以道其行余猶記少年時從先人宦遊川蜀及東歸舟過瀘陽留再宿因得登覽其山水之明麗風氣之清淑意必有文儒忠信魁奇之士鍾其秀而生其間余雖未及訪亦常志於心不忘耳後十六七年及得與鵬舉同登辛丑第時鵬舉已傑然為名進士又七八年乃得與鵬舉同官內臺時鵬舉又赫然為賢御史余因竊念鍾瀘陽山水之秀者其在鵬舉乎既而又知鵬舉之尊府志道先生以學行老成歴

典教事所至有聲及鵬舉官顯遂棄職就封浙江道監察御史豸冠繡衣退居於家余復自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尊府乎今鵬遠水陸浮走萬里來省其兄於官次睽離之懷既展友愛之情彌篤僅兹一年而又思盡子職於庭闈之間士大夫咸嘉其孝友欲文以張其歸余又念鍾瀘陽之秀者又在鵬舉之弟乎昔三蘇父子亦蜀人也鍾眉山之秀而其名聞于今不泯鵬舉洎其尊府既有聞於時而鵬遠方少年一出即獲

美譽駸駸乎有聞將漸及于是哉今之歸侍奉之暇其尚益肆力於正大之學他日以自然之充積振揚其尊府之家聲接武其侍御兄之芳躅則瀘陽山水之秀鍾於張氏一門而流聲於後者將與三蘇同久矣

送孫給事序

聖朝大舉推恩之令朝士之給誥勑者例得賜歸展省祭之禮盖所以勸人孝勸人忠使遂其天理民彝之至性也士之生斯世際斯會亦榮慶矣哉給事西蜀孫公

如例將歸侍御趙公其鄉人交友且密遂以書徵詞贈之余惟給事公之父某受知太宗文皇帝擢叅藩省陟貳地官終于位仁宗皇帝臨御之初公自外官入見以公大臣子故慰勞至再遂誥贈地官公禮部尚書且俾扶柩歸葬宣德紀元有薦公學行者乃擢今職又以尚書公之貴封其母夫人嗚呼公之親若子實荷三朝之寵遇存沒蒙恩其榮慶為何如哉今之歸尚書公雖久沒世而母夫人固無恙覲丘壠而興思拜萱闈而稱慶

悲喜交集所謂天理民彛之至性蓋有油然不可遏者矣省視之餘尚遄旋期益思國家推恩之意奕世遭遇之榮篤纘勤勞俾忠孝之節萃於一門者繼繼不忘則不惟有光於祖考抑且有光于邦家矣

送鎮江府推官鄭聰序

刑政之大者用之當否民之死生風之哀樂由焉故古今重之必慎擇其人以司其事即如今外府之推司一郡之刑獄其員獨其事專刑苟有所可不可皆決之于

已非若他法官獄有所疑者猶有同官可與共議其當否是其任不亦尤難且重哉歸德鄭希古以貢士問理秋官近有鎮江府推之授其友人趙紳合凡交遊徵辭以祝其行予嘗知希古之為人純篤寛易今又歴事秋官其於制刑之宜用刑之要講之悉矣以鎮為東南大府江海之民苟有不得其平者咸於府推乎是直希古之往其可苟乎哉必悉其所習者推之折獄之間而又本之以清修潔白行之以忠厚明决要使怙奸稔惡者

無以肆柔良單弱者得以伸則刑以清止惡之意流行於一郡而積樂致和之風可期也吾聞古之治獄平者其後多昌累而為公卿者有焉若史氏之言可信希古能盡心於獄事其子孫白此昌矣

送李給事歸省序

當國家全盛之時文運昭明之日而為士者奮六翮際風雲仕至近侍者載筆紀事敷奏大廷樞轄百司端笏委佩翱翔乎玉階鳳池之間而恒得瞻依日月之光大

丈夫官至給事其身固已榮矣而又得推恩褒嘉其父
母家室則榮及一門者又何如哉李公允恭給事禮科
有年其二親雖遠在汴杞而皆康好無恙今年秋例得
捧勑歸省黄門諸公咸作歌詩以歆榮之而屬余序余
雅知公之為人温純深厚和毅從容初以冠帶舉人檢
校外府既無貶色及拔居今職又無滿容其器識固有
過人者是宜有今兹之榮遇焉夫官至給事榮矣推恩
及其一門又可謂榮矣而公之父母具慶皆受寵錫今

之歸上堂稱壽名徹州郡光動里閭又榮之榮者也展省之餘尚圖所以報厥榮者式嚴入覲益盡心所職以敷賛鴻猷使言行事業卓然有聞則公之榮不但及其身家里閭一時又將及於天下後世也

陳氏族譜後序

天之生物一本故人必有祖祖以降雖有親疎之等而一本之傳固自若也故君子謹之必有譜以明所自而篤愛敬焉莆田陳君渠念其先世積行委慶以及厥躬

而有科甲仕進之榮懼年代寖遠子孫莫克知所自而忽於愛敬也遂推所知自髙曽以下列其位次行事為譜以傳於家閭閲之其序系有法述載簡實無冒妄傅㑹之尤盖得其譜矣踈戚之等既以是别愛敬之道亦以是篤有補於家法倫理豈小哉陳君既不忘所本而克謹於始使其子若孫咸以是為心而繼之以不怠於後則增重是譜而一本之傳未已也

送陳御史祚歸葬序

皇明以天覆之仁涵育萬物凡為臣子盡忠於國者又使得伸其私恩於家監察御史陳公永錫以其父久卒京師未得返櫬故封今年秋得請於上詔許歸葬其同官盧君仲思合凡内臺文遊徵文以道其行永錫初以壬辰進士為太宗皇帝不次之擢拜河南糸議清聲惠政實被中土繼以事謫襄漢間為編氓者十餘年永錫雖在畎畆而慕戀闕廷之心初不少衰苟有所見必貢厥忠宣德紀元宣宗皇帝臨御之初大新政治收録人

才士大夫雖在譴謫之地苟有可用者咸得洗濯登進永錫遂為人所推薦授今職永錫既起自謫中列職內臺益以名節自砥礪持身清苦無一田之宅以庇其身無一金之産以恵其家惟以職有未脩惕厲於旦夕間旋以言事下獄蒙今皇上曠蕩之恩榮任如舊嘗觀古所謂忠貞之臣屢偃屢起夷險薦更而定力自如故其節行蓋於當時聲名垂之不朽永錫起而仆仆而復起而勁操苦心如金更百鍊無改色殆可匹休於古人矣

今之得請又將盡心於窀穸之事必誠必信安其親體而妥其神靈其誠孝之所感雖深山之草木鳥獸亦將為之增悲則鄉閭之為人子者孰不為之拭目改觀哉永錫襄事之餘其尚念使已得遂其私恩者皆上之賜而報稱之不可緩也式嚴入覲之期益脩厥職俾忠孝之節始終全盡足以追配古人而交遊之間亦與有光矣

送浙江耿僉憲序

朝廷設內憲臺與外臬司皆所以綱紀庶政糾察廉貪凡外臬司有所建白惟達諸內臺憲以可否之而與諸司文移絶又為之建分司於屬部俾憲臣之出獨有所止而他職雖高且貴不得以雜居其間其尊異也可謂重矣至用其人必由內臺敭歷之久而又性行修潔有問學知大體者始得以充其員而雜進之士又不得與焉其選擢也又可謂嚴矣夫以臬司之重擇人之精如此則其所關係為何如而任其職者其可自輕哉行在

浙江道監察御史耿公定氣質端方操持謹潔敭歷内臺者十餘年議論鑒鑿精切若布帛菽粟雖非瓌奇紛麗傾駭觀聽之物而實切於人生日用不可斯須缺者以故見諸建白見諸推讞見諸廵歷見諸糾察皆平正不頗犁然有當於輿論之公今年冬以滿考待選於天官大臣有以公之才行聞諸朝者遂授浙江僉憲瀕行同官之士相與屬余文以送之余謂耿公以薦達之公當外臬司之重任宜何如用厥心哉要當推其立朝之

言行施於藩維之間協贊長貳必以誠動使事事皆出於正按歴郡邑則當詢問幽隠之情雪其寃而疏其滯去其惡而扳其良苟有所知見又當達之宸嚴達之内臺俾無負平日之所學若然庶足以當臬司之重任于以樹勲名於天地將垂之於不朽矣禄位云乎哉耿公其勉之

送廣西張大叅聰之任序

合抱之木足以梁千仭超逸之驥足以致千里宜乎奇

人偉士足以勝重而遠到也吾友張公聰與吾爲同年進士其爲人奇偉卓犖言論滚滚率多根據義理指摘事情而可施於政治之間余嘗以巨材絶足稱之而必有勝重遠到之用及其爲大行人使於四方果能持身整整有以播朝廷之威德足聳四方之觀聽未幾爲識者所推薦授監察御史其在内臺則操守端慤而風裁凛然其廵歷邊鎮則糾察嚴明而部屬懼服官益清名益著再爲大臣所薦遂陞廣西大叅朝命既下皆以得人

相賀夫廣西古百粤之地布政司為南服之雄藩其地既遠且大故嘗選用重臣有威望素為人所推服者往踐其任非若他藩岳地易民淳可談笑而治也惟若南廣之遠且大非得竒偉之才則往往有不勝任之患今張公以如是之才膺如是之擢猶層臺九霄而合抱之才不覺其負荷之重長途萬里而超逸之足不覺其騰驤之難張公行見樹功南服馳聲北州而有還轅結軌之期歷階而升尚未可量也公其益以忠貞自勗慎勿

以遠且大自沮使余言有不信也

送山西大參王原之序

今布政司總方岳之政而其土地之廣人民之衆自縣而屬之州由州而屬之府府則統於布政司其衆且劇如此故其官品之髙下與内六卿相埒夫以統治之大任使之尊非宏偉特達之才殆不足以勝其任今皇上御極之初作興政治尤重方岳之選爰遵宣宗皇帝成憲詔在廷三品以上咸得舉所聞知無間於遠邇宣德

十年方岳有以缺員上者廷臣如例薦拔而監察御史王公原之與其列遂拜山西左叅政内臺交遊相與屬余文以贈其行余觀山西之為境太行起之黄河迤之西北延袤數千里與沙漠為際國家嘗宿重兵以彈壓荒外而將士皆仰山右之儲需雖典禮教化刑政制作出於朝廷者皆藩垣之所當脩布而不可緩至於邊儲一事為藩岳重臣者尤宜精思其利獘以紓民力以足邊備王公以俊拔有為之才典教未久遽陞風紀及歘

歴内臺綽有能聲曾未四載遂有今兹之重選以統治之大任使之尊王公之往可不慎哉向所謂宣廣德意昭明教條使所治之民咸得樂生趨事固為方岳者所當務而所謂邊儲一事盖取之於民取之有法則民不匱而邊備實征歛無藝則民力竭而邊備虚民生休戚儲蓄盈縮是又在藩岳之用心何如王公之往協賛大政必當深思其宜而以次施行之斯使軍給饒而民生遂教化以興風俗以厚則能名將有加於在臺閣時昔

漢唐選廷臣有清望者出補外職外官政蹟顯著者復徵入用方今聖明法古用人王公之往聲實誠有如前所云者則入補内職盖可期矣

楊孺人挽詩序

徵士楊孟達孺人吳氏御醫楊云之母也徵士世居金華武義實宋龍圖閣學士文簡公邁六世孫徵士胚胎前光涵濡訓典少有令聞於鄉閭間擇配得里人吳以南之女即孺人也以南故儒家而業醫孺人既受教于

賢父母及歸楊氏入門而宗族咸賀盥饋而舅姑胥悅孺人晝修婦功夜習書史雖性酷嗜學而惟以禮訓是飭不為筆札詞章之習及徵士應召至京師以疾卒時孺人方感年二子曰云曰修俱穉孺人乃以節自持力於家事無鉅無細必親其勞卒克教誨二子皆有成立及云以醫學訓科被名孺人但勉以忠義而語弗及私未幾云陞今職行將有疏命之榮而孺人卒於家矣御醫均聞訃將歸朝之大夫士咸高孺人之節而哀其少盡

其瘁壯罹其屯而晚克與其榮作詩付挽者歌之而俾瑄為之序瑄切嘗觀之古昔雖閨門之間皆有詩歌箴戒以為女範自世道既衰而女師之教無聞孺人幸生休明之世乃能以詩禮自修以節義自持為婦為毋咸盡其道雖弗克與其子推恩之榮而是詩之作春容璀璨皆足以發其潛德之幽光而傳之于不朽雖孺人亦可以無憾矣是為序

贈吏科張給事中序

鄢陵古名邑也先人與今戸科給事王公惟善嘗敎其邑一時及門之士固多俊秀其穎出者亦無幾而張均志通則居其尤焉時余侍先人遊與志通交志通質粹而不駁氣和而不流學勤而不息與物相接渾然不見崖迹時復毅然有所執而不可奪先人及惟善公固已知其為後來器中之瑚璉彝鼎也時余雖少亦意其必為鄢陵士子之領袖焉其後余先忝科第備員內臺祇命湖荊人有自京師來者知志通已登庚戌進士第矣

又五六年余丁内艱起復則志通先已徵至京師余因抵其家宿對榻談十餘年前事相與握手歔欷慨然念相知之久固離合之有時也未幾與志通同拜除書志通任吏科給事余亦復官内臺益信先人及惟善公知人之不誣而亦幸余言之偶中也則又撫心相語期効節於清朝殆不當冒濫榮寵滿其志而驕其氣怠其所當為以貽譏於清議志通曰子之言是也敢不夙夜以求自刻勵既而交遊之在京師者亦相與慶志通之

有成咸來徵詞以贈之余遂書與志通相知相期者如此以贈云

驄馬行春詩序

春者四時之首而萬物之所從始也陽和之氣充溢旁達初亦何待於行哉殊不知聖人有作法天子民每於歲首恤民生之攸困慮究抑之未伸故遣使循行郡國拯困雪冤要使遠邇之民咸得暢然遂其性故凡御史出而能廣上徳意者謂之驄馬行春吾友李君公載由

進士入持邦憲嘗領節出廵淛右山東兩大藩所至必仰體聖天子法天子民之意燠煦疲瘵疏理寃滯鋤其暴而植其柔伸其㢘而遏其濁使蔀屋窮簷之下咸預覩世之光明寒谷沍澤之中皆得蒙氣之融扇其於行春之職可謂無忝矣故一時之賢士大夫咸樂道其善而作詩以美之余與公載為故人故又為之序云

送郴州守吕希召還任序

皇明方制萬里雖遠州下邑窮山深谷之民視之率如

輦轂之下凡選用民牧必得其人不以輕授郴州為湖廣之屬郡在京師西南數千里外介乎荒服之間其地遠矣呂君希召前自尚書戶部員外郎往牧其民不知者皆曰郎官顯秩郴州僻地易此居彼得無幾微於心乎其識者曰不然聖明篤一視同仁之德地雖遠而選授匪輕呂君必能仰體上意而盡心所職矣及今幾年呂君果以課最見考天官而俾之還任朝之大夫士與希召交遊者咸嘉其能相率徵文以贈其歸嘗觀韓昌

黎送許郢州崔復州序大意謂為郡者租賦不可不均下情不可不通蓋租賦不均則民有流逋之患下情不通則人有鬱抑之憂是二者誠長民者之所當知也今呂君牧遠僻之郡而以課最見稱得非能盡心於租賦人情間而均且通乎今之歸民戴之愈久愈親租賦或均矣呂君益當毋憚煩劇視民皆如赤子不使有偏徇之私情或通矣益當詢察疾苦隱伏毋使有一毫之壅漢制治民有勞效者多入補內職呂君出牧遠民即以

治狀稱厥令法古用人吕君入仕之顯將漸及於是哉

送通州楊同知還任序

吾鄉楊文振同知通州今六年矣通為畿甸之地居水陸之衝素號繁劇難治而文振優為之屢考屢最果何以得此哉蓋文振之為人恬静不務聲譽事至應之而已未嘗先事妄有所為以溷民故通雖劇而治之常有餘力亦猶庖丁解牛而各因其理也其可謂善於治劇者矣因是觀天下之大好静者民之情使任守倅令長

者皆能因其情而靜以治之養之而不閼其生教之而不咈其性熙熙然使各終其天年則俗何憂不古若哉奈何俗吏不知此類皆舞智鈞聲煩其令使民不得息厲其威强人所難從至於極而盻盻然以軋其長則曰民難治有如是哉亦莫克省諸已也余因文振之治通有所感故并書此以為天下長民者勸云

送侯編修序

昔楊少尹巨源以國子司業年滿七十去歸其鄉昌黎

韓公引漢二疏事序其歸至今其名赫赫在人耳目更久愈彰是雖楊侯之賢亦由韓之文高絶古昔故人得以喜稱而樂誦之也今翰林編修侯公初以國子學正陞監丞再陞今職乃掌前事一朝亦以引年將歸太學六館之士咸嗟其老而惜其去鄉人進士石均瑁率先謁余文以贈其行夫以侯之賢固無愧於楊而余之文則非韓比亦何足以揄揚侯公哉雖然侯公之徳之才見於敭歴仕進人所耳熟目識而心醉者固已昭晰于

時余皆置弗論姑即古今事論之昔二疏之去有贈金之恵車馬之送而楊司業之去則有無不可知楊司業之去當時丞相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絶其禄而二疏之去則不聞有是事侯公居太學者數十年官滿有陞秩之典有褒封之勅寵渥優厚及其身家誠曠世之難逢不知疏楊當時有是事否韓公謂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侯公之歸荷累朝之榮遇足以起為善之心屬七十之引年足以息躁進之志是其可以為法於鄉閭者

又豈特楊少尹不去其鄉之一事歟

揭氏族譜序

古之氏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族或以封邑皆所以著其世也逮年歳縣歴之既久居處變遷之靡常由是族愈遠而愈分愈分而愈疎甚至緦功之親未絶而相視若途人者有焉此仁人君子不能不慨然於篤恩重倫之義而譜牒之所由作也監察御史揭君孟哲手其族譜一編示余且曰譜吾所修也吾家故有譜然歴載

既久漸至舛闕今吾因而修之畧於遠非敢忽也缺所知也詳於近非有偏也備所及也又曰原吾所自出一也由一以降支分條布雖天秩有疏數而流通之脉無異致自三年殺而期期殺而大小功大小功殺緦免絶一之流至此勢不同而理同觀吾譜者可以慨然于中矣余謂天之生物一本人各親其親乃天理也自宗子之法廢而疎戚以淆理以之微也世有能卓然自叙其宗以昭其前而垂諸後者可不謂仁人君子乎觀孟括

之修是譜也缺所知而詳所及一本之傳疏戚之序源委森然使其子孫族姓得有所考于以光祖宗悠遠之德于以衍嗣緒無窮之傳其於篤恩厚倫之助豈淺淺哉余姑書此以復孟栝至其氏族之出官閥之顯備於首序兹不復贅云

送國子生黄勉序

農不為艱歳而怠其藨蓘之功無熟則已一熟則收必倍士不為未達而怠其進修之志無成則已一有所

成則就必大自古賢人君子時或未至雖抱負其所為屢進屢抑者有焉如韓退之號為文儒宗主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然當其未遇時尚屢挫於所司況其他乎哉廣昌黄均勉其先大夫嘗贊政大府有聲均既得家庭之教而又遊邑庠從良師友以廣其學既而以其所有進試於鄉闈屢進屢不捷恒人處是鮮不形諸色辭而非乎人均則曰我之學實未至也非有司之過焉由是益勉厥所為而不怠逮今年春所司以均充貢大廷

一舉而捷例送南京國子監卒業將行其友監察御史陳嘉謨來索文以贈之余嘗言農不怠所業而收必倍士不廢所學而就必大觀均之為學即勤蔗蔘矣始雖未利今則駸駸乎有成之秋太學又英賢之淵藪而均翱遊乎其間殆見耳薰目濡心融神得日增所聞知若聽九奏於洞庭之野閱狂瀾於大海之中則他日所獲猶大田登而所獲無算爵禄之來其可辭邪君其益勉之以需其至

送房子新歸洛陽序

孝友出於天性之真而人每不能克盡其道者溺於習俗奪於物誘也有能卓然盡其道而不為二者所移得不謂之賢矣乎余自為進士時往來洛陽道中嘗經今監察御史房君子儀之館時子儀尚為進士與其兄子新友愛尤篤一門之間孝弟之風雍如也又七八年子儀拜官內臺子新由洛東下大河北達鄘邶沿衞東騖上潞水以抵京師與子儀會於寓舍晝則道舊故奉觴

相酧夜則秉燭相對若不能退寢者怡怡愉愉之情發於中達於外既而子儀將西按關陜而子新又念其母氏倚門之望亦將歸洛矣戒裝在途余與子儀同官諸公追而送之都門之外且告之曰世有帛堆其庾錢積其藏號為富室大家而乃淪誘於物欲習俗處父子兄弟之間悖爭鬬閱之聲日聞於人其獲罪於名教甚矣是亦何足稱道於士君子齒類間哉子新在家庭時既已篤於孝友子儀游宦京師子新又奉其母氏之命浮

走水陸來展情好既而復將歸慰其母氏不為習移不為物誘於房氏兄弟見之子新行矣子儀闕陝之行亦將便道拜其母氏於堂子新其飭子弟釃酒酹具甘旨以需子儀之上壽

送張僉憲之任序

監察御史張均叔潤以進士擢官內臺內之振舉風紀外之廵歷郡邑以至奉命仗斧督察山藪之奸獪妥安里閭之良善率皆秉公直矜恤之心以推行其素所蓄

積要使國家仁柔萬物之意默寓於詰奸禁暴之刑由是在職僅逾兩考而能聲敏行已振耀乎人之耳目今年春藩臬以缺官狀上詔廷臣各舉所知賢以補其員叔潤遂為大臣所推薦授江西僉憲余嘗謂官無崇卑惟得行其志乃士君子之所願况憲僉秩既不卑而又得按劾奸貪扶植善類有秩任之榮而得行其志叔潤兼而有之是其尚受不輕而重也較然矣雖然御史按察雖有内外之分其事則一叔潤為御史既克盡所當

為令之往但當持其心如在内臺時加之以協和使副使意不專而事父愜以至廵歷之方益當如昔人之為提刑雖荒崖絶島窮山深谷緩視徐按剔去年蠹保惠良善使單民弱婦咸得伸眉吐氣而不為豪横所頓捽遏抑又見叔潤之聲克滿大江之西斯不負國家之所擢用矣叔潤其勉之

贈司訓王秉節之任序

莫難於為人師師者所以覺人之暗正人之邪而後學

所取法焉者也故夫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謂之可則非盡於此者也况於温故知新有未能乎孟子亦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為師非人所當好以明為師之不易則視之易而冒為之者又非亞聖之所取矣吾觀厥今國家養育人才以需公卿大夫士百司之任用其原則悉本於學校學校則責在師儒故師儒得人則學子有所取正法式開其識而廣其才由科貢之途進而備國家之器使者累累焉師或非其人則為弟子

者貿貿然若問道於盲借聽於聾窮年累月矻矻然雖勞其心力而竟無一得欲求其才之成而備諸司之器使難矣哉先人教鄢陵時諸生固多俊秀而王均秉節則為老成之士又居諸生之首焉厥後秉節貢諸澤宫益增其所未至聞見日益廣遂從群士試教職之選於大廷名出而秉節又為首冠遂授南宫司訓余謂以師道之難而秉節以老成之士居之其尚益思其不易謹其言行而為諸生之儀式勤其講授以啓諸生之蔽

感俾才器之成如金之就範冶木之就規矩他日人才之出于南宫者珠聯璧合彚進於明時則秉節於師道之難者克盡所難殆無愧於孔子之言而不至如孟氏之所譏矣秉節其勉之

送陳庭訓歸青田序

陳庭訓少從其先君子宦遊四方及其先君子棄世乃與弟四人奉其母夫人歸養於青田之故鄉庭訓孝友之名聞里閭間藉甚今監察御史陳君庭詢則其弟也

庭詢既以文章取高第得美官而青田去京師將七八千里庭訓與庭詢別又五六寒暑矣一日庭訓奉其母夫人之命挐舟來自大江之南視庭詢於京師相與論故舊懇懇傾瀉不能已晝不足則繼之以燭或道其先君子之宦迹則因以興無涯之感或道其母夫人之深愛則因以起望雲之思或誦夫鸛鴿之詩則相勉以出處之慎言雖諄複皆出於友愛真情而卒歸於天理之至正會合曾幾何庭訓重念母夫人之高年而歸念動

矣戒途有日君子於庭訓爲子而能孝於其親爲兄而能友于其弟既孝且友得人心之同然者感於人宜其名動里閭而見稱士大夫間昔張仲以孝友見詠於詩人流譽於後世况庭訓生逢盛世詩人墨客所在林立庭訓之歸道途所經舟車所掠吾見詠庭訓之美者所至若啓蟄之雷連乎其聲有不可遏殆與張仲之名同傳之乆遠矣歸見母夫人更爲道庭詢守官之清慎以慰其倚門之望

送陳御史歸祀序

親在而欲致其養親沒而欲致其祀此人之至情也國家以孝治天下人臣之仕于朝者親在得歸省親沒得歸祀所謂因人之至情而立教者也監察御史陳君廷斌自拜官來於今八九年矣一旦請於朝將歸修祀事於其家命下廷斌告别於内臺所往來因相與屬余敘以贈之余嘗與廷斌奉使湖南同處者累年雅知廷斌之篤於其親廷斌嘗謂余曰某不幸二親皆早世今幸

籍先德之庇有列於朝欲以其禄致薄養於親固已無及矣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嘆也又嘗謂余曰人之不得生盡其養庶幾於其歿身有所立以其光為父母之光今國家方舉推恩之典他日或得荷寵光以歸賁二親於九原使歿者有知庶有以伸終天之報俯仰今昔六七年餘及余起復至內臺廷斌已自荷國之光封其親如其秩今既得請以歸修祀事廷斌昔欲報其親之志遂矣然廷斌得遂所願者誰之賜乎蓋由我國家天覆

臣下因人情而立教使人子生事沒祭皆獲所欲而然也廷斌歸見鄉人幸皆以此告之使為士者各加修勉以膺國家之寵光以報親恩之罔極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余於廷斌有望焉

送柳御史守制序

人子事親而至於終於此不用其誠烏乎用其誠誠者發於中形於外悲慼哀痛之心出於天性而不能自已者是也聖人因人心之自然定為中制使賢者不敢過

雖不賢而不敢不及故初終有安厝虞祭之禮漸遠有小祥之日終也有大祥之期至於中月禫而終事畢矣聖人之中制所以為萬世法程者士大夫謹守而不敢易焉柳彦輝氏為進士在京師時常念其母夫人之年每望東南之雲即神魂飛去及擢居御史方思秉忠効節以為榮甫及三月而母夫人之訃音至矣彦輝即毁瘠若不能生者遂匍匐而歸余與同官倪君陳君及内臺諸公既相與致弔又勉其節哀順變以襄大事彦輝

遂攬淚就逆余觀人之大節無踰於忠孝未有厚於孝而薄於忠亦未有忠而不本於孝者也彥輝在遊宦時既能思其親不置及遭大故而悲哀疾痛之情有足動人者今之歸也又將盡誠於窀穸虞祥禫祭之間守先聖之中制而不敢過與不及其厚於孝者可知矣三年釋服入覲修職業立事功於時又將以觀其忠焉

送趙司訓序

沔池趙以澄之先君子由科目進身卓然為人師者數

十年以澄得家庭之學余與之同領永樂庚子河南鄉薦明年為辛丑余忝忝進士第以澄則退益所學於家今十七八年矣余自承乏風紀以來德不加修學不加益以澄則處閒靜中涵而蓄之淬而礪之學益積行益進才益銳以余十七八年日怠之學視以澄十七八年日益之學其相去遠近淺深高下蓋可知矣此余每接真儒碩士未嘗不發愧於中而重以澄之有成也今年春以澄抱負所業而來獲與千百人偕試於春闈遂中乙

榜有涇州分教之命夫以澄以清修之士積久之學一旦發而見用於模範之重涇之士得其所依歸哉雖然余於以澄重有告焉昔之所學以澄之自得也今之為師以澄將推所得於人也孔子謂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竊觀世之為師者已未有得固無以淑諸人或有所得矣又率多負恃其才訑訑然有自足之色否則靳其才而不肯盡心於教事得非孔子所謂驕且吝乎師道至此良可慨嘆以澄學成已

成物之學固不至此然猶顧以澄深以是為戒謙虚而恒若不足勤勵而思以及人身教言誨俾涇之士子勉勉不怠所從事他日在門墻者隨其才器皆得有所成就異乎尋常之為師則以澄之學進於余之十七八年者不惟見其自得又可驗之及人而足以克肖乃先君子之賢其家聲亦將振耀於永久矣是為序

敬軒文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敬軒文集卷十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觀龍

敬軒文集卷十五

明 薛瑄 撰

序

送馬司訓之任序

正統元年春二月天下士抱負所業來試南宮者僅千人主司既取百人為進士又取四百餘人為乙榜進士與乙榜必其文皆通粹合格始得與其數否則置不取

謂之下第然登進士者率多至大官乙榜則悉授以師範大官以其道澤人師範以其道教人是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賛國家之治則一也尋常之情類多重進士而薄教職其所見亦偏矣哉吾友滎澤馬士賢耽嗜經籍薫酣義理今年春獲與南宫之試遂得在四百人之列有陜西徽州分教之命徽為西偏之郡與邠岐秦鳳連接其俗土厚水深士生其間率多魁梧質厚不為浮薄之習苟率之以正教其負重致遠必多可觀之器

士賢以中州之俊秀業庠序澤宮之間歷鄉闈南宮之試名亞進士之列有師之尊有道之重今之往其可不思所以啓迪其人乎德欲其脩學欲其進皆啓迪後進之矩範也士賢能留意於是乎異日徽之人士成德達材而備國家之器使者布在百司澤下及人則士賢以道教人之功又將推而為行道澤人之效彼一偏之見輕重乎二者之間又果足為定論哉士賢有英志既得教職而又居西偏之遠郡余故書此以解之使不為偏

見所惑云

送劉僉憲之任序

余與劉均敬為辛丑進士當時同登者盖二百餘人于今已十六七年矣宦跡升沉出處叅差豈非窮通皆有命存其中乎然窮通自為窮通而非人所能為窮通也劉君為御史於余為先進其為人謙謹敏達平居與人處退然不自滿若易可為人所動者及其於義之可否則毅然若萬夫之勇不可以私奪至其所糾彈視其人

如何初無所避忌由是勁節能聲大為中臺諸公所稱道聖天子龍飛之初進退藩臬大臣擇人無問秩次惟其人則拔使居之劉君遂陞四川按察司僉事蜀人之遊宦京師者咸謂蜀地僻遠民苟不得其直自理為難惟憲臬得人則雖窮州下邑荒山深谷之民皆得伸其抑而達其滯劉君以如是之才而居吾邦之憲臬吾蜀之民又焉有不得直者乎於是相率來請文以贈之余與劉君以同年同官之契雖蜀中諸公不有請猶將贈

以言況其請之勤乎蜀自昔稱為沃土大郡知其郡者若趙抃張詠輩皆有聲於當時我皇明混一寰宇篤近舉遠雖遐陬僻壤視之一如輦轂之下況如蜀之大郡乎是宜選用岳牧必慎其人而憲臬又為綱紀之司非岳牧者比而劉君以選者居之其必大有所設施滌濯奸汚慰柔良善條章布於几席之上而令自行於萬數千里之溪山劉君聲稱之美將與古人頡頏而蜀人得其直誠如蜀中諸公之所論矣夫以二百人同登升況

出處不齊而劉君得其通者之一乃有内外憲臬之顯揚豈非君子之幸歟然命之通固幸矣使非以義制之則清議將有所指摘吾恐命雖通而亦君子之所弗取也唯劉君不然在内臺時既有聲蹟今之往也又將如蜀中諸公之所期望命之通而不失義之正者其惟劉君乎余與劉君有交契之好故於蜀中諸公來請既告之以命復申之以義而因以寓忠告之意云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昔明道為邑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右夫以大賢為政必視民如傷則其慈良惻怛愛民之心出於至誠而自不能已者為可知矣今之為令者曰字民字者養也養民而能以古人之心為心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南康為江右之名郡建昌於南康為大邑昔濂溪以道學為二程之倡紫陽以道學接二程之傳二君子皆嘗宦遊其地則其流風餘韻被於里閭入於人心至今必有尚未泯者士君子幸而受聖天子之明命往字其民

夫何為哉亦惟景行前哲推慈良惻怛之誠心以及其民焉耳衡陽陳繼賢氏由科目進身初知沛縣後知睢寧皆有惠政令丁內艱起復知建昌建昌張惟明登進士與余為同年為御史與余為同官喜得繼賢氏知其邑也來徵言以贈其行夫明道大賢也其為邑無愈於愛民如傷南康又為道學君子過化之地周程朱氏同一道也繼賢之往復何待於他求也哉亦惟質諸簡冊詢問故老求周程朱氏所以施設者如何所以愛民者

如何苟能企而慕之又以程子所箴戒者書於座右時自省焉則慈良惻怛之心出於中及於民油然而有不可遏者矣余既以是復惟明因以為繼賢之官之規

送李廷賢之廣昌序

安陽李廷賢少登高科年未弱冠即為人師初任玉田司訓懇懇教人於經義或有所疑必辨析其所以然必歸諸至當而後已其門下士由科目進而備任使者前後相望官滿調官真定府庠真為大郡而郡博又為屬

邑校庠之所儀觀廷賢能慎所操持教人之功尤加勤於在玉田時令年春天官最其績陞授山西廣昌教諭京師之交游咸來徵文以贈之余昔侍先人教玉田時得與廷賢交情好最密雅知廷賢擁皋比振木鐸者今十八年矣其所至教有成績而人材輩出今又陞典廣昌之教廷賢必能移所以教玉田真定者以教其士子行見山右之膺薦書掇巍科者皆出於廷賢之門昔胡安定教授蘇湖間因人成就故弟子見用於當時者或

治水利或治筭數皆有實用廷賢教人之蹟既歷歷在人耳目今之往益當思前賢所以教人者必求實用不事空言使他日弟子散在四方不徒循循雅飭不問可知其為廷賢弟子又皆有實用如安定之門人而廷賢善教之名與之同為永久矣廷賢其勉之

送鄞縣張大尹序

國家重親民之職數選京官之有才望者出補其缺誠以民之饑寒疾苦守令皆得親察其情而軫恤之為之

長者能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民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吾友清江張公始以進士擢官御史嘗按歷江南端謹清白之行洋溢人耳目其在内臺則又議論懇切人望其儀刑可知其為君子未幾丁外艱起復方值國家選京官補守令遂知浙江之鄞縣鄞大邑也户不下數萬家而其俗富者或兼併侵漁小民至不能有以自立所貴乎良有司者為均其利而使豪横不得以肆其志貧者亦得以遂其生公於南方之土風素所詳悉又

以風紀老練之才治此大邑誠欲推父母斯民之心以仁其民必先去其蟊賊如前所云者可也公可不留意於此哉古之將大用其人必試之治民我國家立法用賢必古之稽近年京職之為守令有聲於外任者往往徵補內職公輟風紀之榮膺民社之寄建事功馳聲譽入膺顯擢之漸將兆於此行慎勿以出入遠近介意而怠所事也於是乎書

送陳御史致仕序

全節人之所難全晩節尤人之所難君子之仕也秩顯於身名加於時而或為外物之紛華幻惑移其素志者有焉此全節人之所難也有能卓然不為前所云者易其心固能全其節矣而或年已至而猶不能忘情於進退之間此全晩節尤人所難也國家著引年之典所以優老養恬厲臣下之節至矣人茍及其年即自引而去豈非能全晩節者然哉陳公少有聲大江之西自登進士即官御史去來不離御史者將二十年其論列時宜

推讞疑獄按歷藩岳疏通明慎勁直之節揚逺照邇而清白之行如良玉瑩潔尤為人所推服不易其心而全其節者陳公真其人哉今陳公官滿九稔年未七十人之於此亦孰不欲少緩須臾以兾所得而償所願哉陳公乃能欽服國章即自引去可謂無愧於養恬退厲臣下之義能全節於晚年者陳公又真其人哉人得於彼或失於此陳公獨能始終一節白首無愧豸冠繡服輝映里閭斯固足以見我國家優禮臣下如天之恩有不

可名言之又可見士君子之出處去留必歸之義斯可為晚生後進盡節事君之法於是乎言

送太僕馬寺丞致政序

正統元年春行在太僕寺寺丞滎陽馬公有容以年將七十拜疏於朝乞致政歸鄉里詔許之行有日矣太僕卿諸公咸謂公生值盛世自弱冠時已奮迹詩書致身顯仕其提刑南邦毗政大府以分符陜右皆有政蹟歷歷在人耳目間逮今白首饗其榮名厚祿三十餘年昔

受先帝之命封其身及其先又得蒙今皇上之恩俾遂其子孫之養盖公實荷列聖之寵榮其際遇一何盛哉昔疏廣受楊巨源以年老去歸其鄉當時後世相傳以為盛事況如馬公者仕以義退以禮其事與古人豈相遠哉又曰昔二疏陽城之去也不有班孟堅之傳韓昌黎之詞其事亦將湮沒不傳矣今公當國家全盛之日而得遂歸老之願其事美矣不有篤古者文以張之亦何以垂厥美於不朽哉遂相率來徵辭以道其行余猶

記侍先君子遊滎陽時尚少已識公今四十餘年於公為故人是其去也自宜有贈況如太僕諸公稱道公之仕之去得饗其全福而追美於古人如前所云者則余焉得已于言乎雖然太僕諸公所以稱道公者至矣余雖重累其詞亦安能出其意之外哉獨以余識公者徧於太僕諸公美談之後以圖其不朽云

送劉僉憲秩滿序

正統元年秋山東僉憲劉公九載秩滿憲僚諸公屬筆

於瑄以道其行瑄猶記從先君子宦遊玉田時公已自為御史廵歴畿甸瑄時尚少雖未及承顔接辭於公固已耳其風聲之清峻矣及其歸内臺按滇南按吴中按遼左歘歴内外幾十餘年勁氣直節磊磊落落震耀人之耳目而瑄亦得聆其隱隱之餘聲焉其後先君子官滿去瑄亦忝科名濫官風紀時從朝之賢大夫士詢及公之履歴則公已僉憲山東矣而談公之賢者則如出一喙焉今年夏瑄以菲才誤叨寵命來僉憲事乃始獲

識公之面接公之談因而察公之心迹公之行則疇昔聞公之名與今兹得公之實若執符契以相合葢無絲毫之差爽於是益信公之賢為不誣矣第以瑄晚進謭薄方將每事咨訪於公以冀寡過之萬一而公又以考績將行則瑄之慕公得公識公而不得圖所願於公者其情為何如故因諸公之屬筆遂道瑄之重公者如此以為公贈若公之聲績久著於東藩名位行將陟于朝著則有公論在兹不復贅云

送劉憲副之任序

雲南古南詔地方數千里境與荆蜀百越接連俗尚獷悍自前古號未易治逮我皇明天覆海宇子育烝黎雲南雖去京師絶遠而擇人往釐一如輦轂之地由是人亦重慎勸勵人有讀詩書習吏事進士與上國士齒者比迹相望獷悍之俗遂變為輯柔之風正統元年冬藩臬狀缺員于朝上命在廷之臣如例薦舉以補其職時山東僉憲劉公士清適考滿待選天官遂為所知薦陞

雲南憲副或者以謂士清老成士雲南絶遠地是其往也寧無幾微于心哉余曰不然雲南雖遠而其民入版圖沐休澤者七十餘年雪霜時降疫癘不興人之去來乎其間者若東西州焉劉公茲行方將思所以上副聖天子擇賢才任風紀廣視聽決壅滯綏遠人之意夫何以遠近出處較計於其間哉厥今倣古出入均勞之制任外官有重望者往往入補京職况劉公以堅挺之資通敏之識出入風紀者二十餘年今之往固宜年愈增

而氣愈壯官彌高而志彌篤行見樹勛績馳聲譽而有還轅結軫之期又豈久淹於南服哉劉公道出山東憲僚屬余敘余遂釋或者之言以慰其行云

楊氏族譜序

山東僉憲楊公手其所作族譜一帙求為之言余觀其敘厥次也斷自五世祖榮甫而下家世古今變遷與夫生仕出處始終既皆歷歷可考據而其本支疎戚又各有統屬聯系而不差一舉目而楊氏之世得焉公之用

心亦仁矣哉且其五世之上畧而弗書闕所疑也五世之下詳而不遺傳所信也疑者闕而信者傳與世之妄擬誇大其宗而援引附會疎畧失實者異矣其用心又誠矣哉合仁與誠因譜以示教自五世而至於十世至於百世公之子若孫咸能以公之心為心而儲善衍慶以及無窮則公之宗其有不昌大者乎公以名進士為才御史自在內臺時已荷國家褒贈之恩延及其考妣逮陞今職而又誥封其身若家而公之進脩方銳則所

以焜燿其宗增光斯譜而貽教後嗣者又可量乎公之家世具見譜系矣兹不復贅姑書公之所以用心而足垂于後者以還之

贈僉憲袁茂實考满序

按察古監司也上之疏通壅蔽俾一方之吏治得失生民休戚無微不達下之扶植善柔鋤薙强暴屏斥奸貪表拔貞廉洗雪寃滞無民不安而又籌度天下之政酌以古今之宜苟有所知見必形諸建論是其職與古監

司埒而又有言責繫焉任其職者必有剛果正大之德
而又輔之以卓特明敏之才始為不負所任使類非依
阿洪涊昧於事理不能為時之重輕者所能舉其職是
宜國家簡任按察必於内臺秋官中拔其素有望譽者
以任其職視他任使尤慎且重山東按察大臬司也袁
公茂實由尚書刑部主事有能名擢僉憲事今九年矣
所謂剛果明敏之德之才盖兼有之故其廵歷部屬必
嚴必勤蒐詰奸慝遏抑豪暴疏滌枉滯洗濯善柔凡可

以去害澤物者為之不厭若饑渴之於飲食累數風紀之事公獨得其近而切者克舉所職真其人哉公考績行有日憲僚諸公屬筆於瑄以贈遂書風紀之重如此而公能無怠於心無隳所事而又進於明銓衡之下其聲績大小輕重自有公論者存進秩將自此始異日畢舉風紀之大而難者非公其誰望

李氏族譜序

譜牒之作所以重本始別親疎正倫理篤恩愛仁義之

道備焉故士大夫苟有所作必慎於傳信而不敢易其事山東僉憲李公廷珪念其先世培濬本源引迪支條者遠有所自懼傳世久遠或失其次而無以篤親親之義於是自其高祖秀以下凡接於見聞者靡不紀録其用心亦勤矣哉吾因考其世自秀以上世居洛陽至秀始徙居偃師二縣皆洛傍邑也秀生敬瑞敬瑞生希聖希聖生五子昭焕彬明泰泰字文中即廷珪父也文中先生少以經教授鄉里名聲大彰徹一時數為人所

推薦或仕或否竟不至於大顯卒老洛涯有詩集傳於家廷珪得家學累官至今職卓卓有立生子栾栾生清白此其一支也文中先生四兄各以其系具見於譜李氏之世亦盛矣哉是譜也既皆廷珪得於聞見而可信者使其子姓宗族一寓目而咸得其世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幼其幼孝敬慈愛之風永久不衰則李氏之世愈遠愈昌所謂仁義之道備于譜者于是益可驗其實矣李氏之子孫其永保之

送太守楊廷實序

往年余承乏御史丁内艱歸山右側聞知趙城楊君廷實有善政及余上京師道經其邑則見廷實正己馭吏推愛及民興學養士凡為邑之務先後緩急本末鉅細靡不具舉益信廷實之善政非虚語及余在内臺廷實考績來天官藩臬以其治狀聞于朝又為所知推薦遂陞知南廣方上道聞其母夫人訃弗果之官逮兹制終起復河間郡守秦如圭徵文以贈之余謂廷實登科為

名進士出宰為賢令尹曾未幾年而善譽於人人遂有領郡之命廷實雖未到官得試所設施然以其已驗之效推之吾知為邑與為郡地雖有大小民雖有衆寡而治理又豈有二乎哉向使廷實得臨南廣之民則其善政之流行亦何異於為邑而澤可遠施則有加於昔矣方今聖天子厲精圖治簡任賢能惟所宜為不拘秩次廷實之行其見用尚未可量惟始終一節忠乎國而愛乎民偉然為時之名臣則余之知廷實者益無爽矣是

為序

送黃布政致仕序

山東右布政使黃公自吏部郎官陞秩而來其為政務恃大體不為苛察曾未踰年而敦厚謹信之行孚于大僚弘廣惠愛之風被于民吏衆方仰公久於職而公屬以國慶如京師不謀於朋友不告於左右遂上章乞致所事厥既得請復便道山東將旋歸于大江之南余因面歎曰人於一資之榮斗斛之禄猶不能無縻于心公

以郎官之顯膺旬宣之重秩與内六卿相埒禄不下數百石有地方數千里而年又未至七十乃超然引去公之賢其遠於人哉公曰不然自百執抱關擊柝之吏皆有常職職不脩不當冒濫禄秩以貽素餐之譏吾年雖未至而聦明筋力漸不逮人恒以位踰于德食浮於事為懼幸逢聖明優禮臣下之恩如天覆地育而不可勝載凡人臣年雖未滿七十有可去之狀者亦聽其去吾是以懇懇焉果獲所願將以尋吾舊鄉之山水丘壑以

釣以釆以嬉以遊以樂吾桑榆之年得免所謂素餐之誚幸矣尚敢以引去為賢哉余又面歎曰世有不度所能否冒其職而怠其事亦有年已至而尚耽嗜榮禄眷眷焉而不肯去者視公存心為何如而公之賢果遠於人哉公行矣將見士大夫彊而方仕者法公位踰于德食浮于事之戒莫不盡其忠而脩其職老而可去而進退之義皆可為人之儀矩公之賢遠於人益信矣憲僚諸公咸重公之歸而屬余言遂書此以贈之

送李叅政致仕序

江右古文獻之邦名人鉅士習詩書尚行義進足以有為於時退足以表厲其俗繼迹史氏代不絕書若歐陽公陶元亮輩文章政事高風清節固已名當代而垂後世士生其間襲餘風而景賢範者累累焉山東叅政李公江右人也詩書是習行義是尚生逢盛時出其所蘊奮迹科目歷職郎署叅議河南廣東兩大藩曾未終考聖天子采大臣薦舉之公議陞擢今職公既祗命就官

盡所以報稱之道以年滿七十於義當去遂上章乞致
所事詔允其請乃拏舟將歸大江之南憲僚諸公屬筆
於瑄以序其行瑄因念始就河南鄉試時公以叅議適
知貢舉事瑄既忝科名荷公知尤深逮今二十年矣瑄
猥以菲才由内臺承乏山東僉憲而公又陞秩來叅大
政每追陪旦夕視公為先輩成德方將事事諮於公而
決其可否而公已引去矣是其私情能無望於公乎雖
然公之自處審矣績其學出其有進仕于强壯之年于

以忠乎君而愛乎民義也慎其止謹其退乞身於耆邁之歳于以全其名而勵其俗亦義也進退一揆于義而立身求無愧於士君子出處之道葢由其學有所得聞江右諸賢之風而興起者古所謂豪傑之士公其人歟其名世其垂後固有在矣若夫故鄉之溪山林麓足以資扁舟杖屨之嬉遊賓友琴書足以供風晨月夕之笑樂是皆怡老之佳致而公之歸固自得之玆不贅云

送黎叅政致仕序

逾嶺而南皆古百越之地延袤數千里危峯穹壁長溪大壑相與削拔迴環深窈莫測竒草異木生其間者榮凋花實率不以時循嶺東南又皆大海瀰漫旋繞每晝夜晴霽涵星斗浴日月水之百恠靡不軒豁呈露至颶風或作則濤波洶湧噴薄盪摩霆轟轂擊聲震山谷其霧氣頽洞轇轕茫無畔岸洲島雜國若扶南眞臘黄支婆利國之屬動以萬計而四時温凉蒸爍之氣發作無節故居人行旅將息之道爲難令山東大叅黎公嶺南

清遠人也自讀書筮仕出入中外多歷年所官已達矣一旦引老將歸其鄉藩臬諸公有以嶺表山川風氣之異如前所云者為黎公告且重其歸而勸其擇地以處焉黎公曰不然吾家嶺外舊矣封樹成列先祖之丘壠存焉閭里如昨童稚之交遊在焉令之歸方將薦蘋藻以伸罔極之孝思具樽醪以款平昔之親故又烏以風土之異移易吾之心哉余謂不忘所本孝也不遺故舊義也合孝與義可謂篤於人倫將不擇地而安矣風土

之說誠不足以動念

歷亭送別序

濟水出太行之王屋山伏流出於濟源又伏流東走數千里散見於岱麓栢崖渴馬之山至濟南遂有泉湧出名曰趵突泉之流或派而為迴溪駃瀨或匯而為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入於海其南多美山層峯峭立連巒起伏直與梁岱龜蒙徂徠長白鄒魯海上諸山聯絡角立相望泉之北渚有古亭遺址巋然尚存即

杜少陵與李北海宴集處所謂歷下亭也遠近山光水色浮搖瀲灧其上下葭蒲荷芰紛披燭耀其周阿蓋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又得濟南山水之勝以故往來為古今遊觀者之所適正統四年夏金谿王君昌問由監察御史擢陞山東憲副其尊府春官學士公之友劉文謹適以事至京師從憲副君來濟南聞是亭之美間往遊焉則愛其山水花草之清麗徘徊終日眷眷然若不能去者既而戒行有日復取道亭下諸公咸賦

詩以贈而屬余序余謂文謹行千里而來一無所求獨能訪古蹟而適意於山水物象之觀因是知憲副君所與必良士而學士公取人之不苟也篇什既具序以識別

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職無大小皆天工也能脩其職斯於天工為無曠顧可以職之崇卑勤怠其心哉闕里孔君節文宏厚而有容簡重而不泄勤於問學敏於文詞有先師之餘韻流風

去年秋一舉登名鄉薦今年舉天下士試南宮登進士第者一百五十人節文名列次榜有分教徐州之行節文欣然拜命將就道余往送之曰百職所司既曰天工分教之職有師道焉賢才之成恒必由之以師道而成賢才職雖非崇顯其於天工不亦重乎節文之往當思師之所以為師言必出於道行必由於道教必本於道以是脩已以是淑人俾士子非道不知非道不行異日出而為世用必能擇其道以忠乎君而愛乎民夫然節

文於天工又何曠哉世有位不滿其望者往往怠其心而慢其職亦莫顧天工之曠否也視節文安於所得而盡心所事為何如余因是知節文蓋能守其先家法益可賢重云

送浙江趙大叅序

今布政司為國藩維即古方伯連帥之職上之朝廷大典禮大政令所以一民俗正民心禁民非者皆欲宣布而遵行之下之方數千里之地連百十郡之民所以察

吏治恤民隱固封守者皆欲其飭理而申嚴之而又時與監司戎帥協議濟時之要務以仰副聖天子仁柔遠邇綏安海宇之心是其為國家之倚重繫一方之休戚外百司蓋莫重焉故著令選用藩維必使廷臣推舉通經術知大體公忠康謹才足有為而又敭歷内外聲績著聞者以擢任之正統八年方岳牀缺員于朝詔廷臣如例推舉有以給事趙公晃名聞者公素為上所簡知遂命為浙江叅議行有日給事諸公謂予宜有言以贈

予獲與趙公遊舊矣公以明經中甲午河南鄉舉首選
篤實寬裕之資潔白脩謹之行人所推服其典教山右
能舉聖賢教人之法作興士類士服其教出而為時用
者甚衆及兩任給事小心慎密事上盡匪懈之忠當官
無回互之失經術才行著績内外者克有之是宜有今
兹之峻擢焉公行矣宣廣德意脩舉庶政與凡濟時之
要務皆公之事也尚當推其已試之能勞心焦思知無
不為為無不當俾東南連城數千里官知奉法民知樂

生内治益脩外患不作將隱然為藩維之重臣思不負
國家選擢倚任之意是亦諸公之所望也若徒曰有方
面之榮躭其禄而怠其事予知公必不然亦豈諸公之
所望哉以予與公故舊於贈言也前以頌而後以規

宜人孫氏壽辭序

洪範九五福之疇而壽居其首傳謂有壽而後能饗諸
福信哉斯言也嘗觀諸天地之運化人稟厥賦於儲精
之始氣之長短而人之脩夭自焉是以或得其上或得

其中或得其下莫得而齊閒有値其氣之長者由中壽
而至於上壽饗福源源而未已豈非人之至願哉宜人
孫氏東郡良族來配錦衣衛户侯王公鏞克孝克順克
慈克敎中饋之行日彰户侯没者若干年矣宜人撫育
厥子鍾卓有成立是肖是賢曁厥婦孫備養弗違宜人
壽登八十矣而氣貌日强駸駸乎上壽之域得氣之悠
長而饗好德富厚康寧之福而未艾者宜人之謂歟子
鍾喜其既壽兾其不衰來求辭以祝之則為之言曰賢

哉孫母鍾氣之元柔順是則克配名門中饋是脩內行彌敦夫荷寵錫厥推惟恩歳時命服載章其身教子有立行義著聞就養備至洎厥婦孫母年雖邁母顔猶新既壽且祉繁樂欣欣子心既悦子孝孔純祝母遐壽逾百其旬我惟篹辭以相其勤

贈萬太守秩滿序

余忝辛丑科名今將三十年矣當時同登進士三百人列任廷臣陟居藩郡者前後相望其聲實卓然歷愈

久而事業愈茂者蓋可數焉今平陽太守萬公以江右文儒之英一舉而進於二百人之列及任南京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能以風紀之節自砥礪其論事急於大體而緩於碎徵議法雖輕重不同而必要諸平恕糾治必以實而不過為增飾事長官顧自處如何不隨其意為俯仰遇吏卒端已率下不假與辭色一時臺官雖趨向不同咸推服以為能九年官滿朝廷方選京職之有聞望者以補郡大臣交章薦公遂陞知浙江嚴州府

嚴東南大府也小民散處下邑懸隅幽遠茍有不得其直鮮能以情自達公至之日推誠以通上下之情令脩於几席人自得於海山千里之外皆翕然稱其有古循良風未幾以家艱去官及起復來知是府公因其俗而行之以寛簡府屬僅四十地方千里民以萬計無追呼之擾而事皆集無凌誶之察而訟自清無徵集之煩而民自勤無督促之嚴而士自勵聲稱之美甚於江浙先是屬邑之民聞公滿期將近則皆奔走懇留於藩臬上

官不約而同者數千人公固辭焉所謂聲實卓然敭歷愈久而事業愈茂者公其二百人之表表者乎公行有日絳守王汝績以余與公同年也來徵辭以贈之余遂書公之事業著於郡守者如左即是以推陟明之典公論有所在而其敭歷遠大之績又可量哉

贈知韓城李居敬序

韓城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間地廣民衆先時為邑者率多與吏民不相得連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

伺察其長之失而中傷之關陝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
韓城云今令李公居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
時人皆以韓城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為言居敬不以介
意及到官痛剗剔官府里閭宿弊潔身以先之禄食外
一毫不以漁民自奉甚儉至馬不食粟澹如也檢飭吏
卒非公故不得出縣門人以賄交者悉皆拒絶民有事
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
於誠實民為之感動信既在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

秩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官始終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于遠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留者千百人藩臬以其狀上朝廷以民之安之也陞秩俾還所治居敬固自持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予謂天下古今人心一也謂獨韓城之民難治者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民亦以誠應吾以智籠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於形聲也切怪長民君子誠之不足而歸咎於民之難治殊不知自求其誠

使持身之廉處事之公一出於誠人將信愛之不暇又焉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前日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居敬知民不可以智籠可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懇留之尚何難之不易哉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于居敬云

敬軒文集卷十五